

江南鱼宴烩春鲜

□ 清竹

十里春风轻拂江南之畔洒下绿意，湖水泛起层层涟漪，鱼儿们欢快地游弋于碧波荡漾的水域。一场大自然精心准备的鲜鱼盛宴，为人间带来无尽的鲜美与欢愉。

当鲈鱼遇上江南厨师的巧手，便能幻化成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美食，清蒸鲈鱼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这道菜选用新鲜的鲈鱼为原料，经过精心的处理和烹饪，保留了鲈鱼本身的鲜嫩和清香。当清蒸鲈鱼端上桌时，那扑鼻而来的香气和洁白如雪的鱼肉，令人垂涎三尺。

红烧河豚色泽红亮，香气四溢。浓郁的汤汁在舌尖舞动，与鲜嫩的河豚肉完美交融，仿佛奏响了一曲春天的赞歌。微辣中带着几分甜意，让人欲罢不能。这道菜不仅满足了味蕾的享受，更

通过嗅觉和视觉的刺激，让人全方位地感受春天的热情与活力。

鲫鱼豆腐汤，将浓郁的鱼香与滑嫩的口感完美融合。汤汁奶白如玉，宛如山间清泉，汩汩流淌在精致的瓷碗中。鲫鱼鲜嫩细腻，轻轻一夹便骨肉分离，勾起了味蕾的无尽渴望。豆腐滑如凝脂，吸附了鱼汤的精华，显得越发洁白诱人。吃上一口，鱼肉的鲜美与豆腐的清香交织在一起，伴随着汤汁的温润，宛如一曲悠扬的古典乐，在舌尖轻轻奏响。这一碗鲫鱼豆腐汤，带着江南水乡的清新一与宁静，让人沉醉其中，久久难以忘怀。

白汁鳊鱼，淡雅而清新。特制的乳白色汤汁，与鳊鱼的银白色身相互映衬。夹起一块鱼肉送入口中，一股醇香立刻弥漫开

来，带来细腻而丰富的口感。

糖醋鲤鱼是春天里的一抹亮色。金黄酥脆的外皮包裹着鲜嫩的鱼肉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轻轻咬下一口，外皮的酥脆与内肉的鲜嫩“碰撞”在一起，带来一种独特的口感体验。而酸甜可口的糖醋汁更是锦上添花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在江南这片丰饶的鱼米之乡，每一道鱼肴都是大自然深情的馈赠和岁月静好的见证。当鲜美的鱼肉滑过舌尖，我们品尝的不仅是滋味，更是江南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。在这里，鱼宴不仅是一道佳肴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一种情感的寄托。感恩大自然的馈赠，珍惜这份来自江南的美好，将这份热爱深深地镌刻在心中、流传于世间。

父亲的种树经

□ 吴尧舜

小时候每到春天，父亲都要带我在院子里和房屋周围栽上小树苗。边种树，边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。

种树要先挖坑，越是土质松软、肥沃的地块，父亲挖得越深。山坡上的硬土地，反而挖的坑不是那么深。我有些不明白，父亲告诉我，沙地松软，肥水也足，杨树、柳树容易成活。栽浅了，它们贪图安逸，树根往周边扎，不往深里扎，很容易倒伏。栽得深一点，能逼着它们把根扎深扎稳。而山坡上的松树、杏树、李树栽得太深，会把它们闷死，只要固定好支架，能扛住风吹雨打就成。这些树成活之后，会使劲儿往下扎根，有的甚至能钻进石头缝里。

种完树后，父亲拍拍手上的土，意味深长地告诉我：“老话说得好，树无根不长，人无志不立，栽树也跟做人一样，不管环境安逸还是艰难，都要把自己的根基扎稳扎牢呀！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后来年纪越大越觉得这句话发人深省。

种下了树苗，我是早上起

来浇一次水，放学回到家浇一次水，星期天早、中、晚都要浇水。父亲发现后阻止了我，“树跟人是一样的，不能养成它们的惰性。要是地表没有足够的水和肥料供它们吮吸，它们就不得不拼命向下探寻。根扎深了，还用担心它们轻易就被暴风雨刮倒吗？”是啊，树不加水，不易扎根；水不加压，不上高山；人不加压，难以成长。许多潜力与才能，常常被惰性给毁了。在压力与困境中，人们往往能主动克服缺点，增强做事决心。

那年，邻居张木匠和我们一样种上了一片树苗。树苗成活后，张木匠隔三差五就给它浇水。而我听了父亲的话，减少了浇水次数。过了两年，忽然有一夜狂风袭击，张木匠的树一夜之间就被风暴给毁了，而我们种的树安然无恙。

自那以后，我按照父亲的方法管理树苗。在春暖雨盛之时，树木迎风而立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而我学着父亲的样子，也带着我的孩子们种下片片新绿。

老屋的灶门和水缸

□ 汪秀红

最近回老家，听说村里要拆迁，守了30多年的老屋快要消失了。带着不舍，我走遍了老屋的每个角落，每一步都踏在我的心上。

农村的老屋都有灶间，相当于城市里的厨房，但与厨房相比，灶间用的设施和燃料都不一样，这让我想起俗语“穷灶门，富水缸”。

“穷灶门”的“穷”并非指贫穷，而是指灶门前要清理干净柴草。灶门前，也叫灶前头，是农村土灶烧火和堆放柴草的区域。南方农村的灶头讲究一面靠墙三面架空，烧火与上灶的人相向，中间隔着烟囱灶山。人坐在烧火凳上，面对灶膛口添柴烧火，凳后堆放着糠和柴草。灶膛里跳跃的火苗，让我想起妈妈煮面条的场景。

小时候，妈妈上灶做饭，我坐在烧火凳上添柴烧火。烧火前，我会先去柴垛上拿几捆柴堆在烧火凳后，免得缺柴。曾经烧

着烧着没柴了，急得家人赶紧做后援去外面柴垛拿柴。我一边烧火，一边还要打草把。烧柴以稻柴麦柴为主，柴要先打成柴草把，烧起来火才旺。打草把有讲究，不能太结实也不能散。我打草把熟练后，积了不少草把在墙脚，外婆看到就会唠叨：“‘穷灶门，富水缸’，灶门前少堆柴草，不然会闯大祸。”我听后不服气顶嘴，她就嘀咕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

毋庸置疑，家人的话有道理，远房亲戚家曾烧过一场大火。某天我们吃午饭，突然听到外面的呼救声：“救火！救火！”家人急忙放下饭碗，提着桶火急火燎冲出去。我哭闹着要去看救火，妈妈犟不过我，只能带我远眺。我看到着火的那间正是灶间，火烧上了屋顶。后来火被灭了，桶破、缸碎、墙倒……一片狼藉，亲戚抱着孩子号啕大哭。原来是灶上烧火时草把滚出来，点燃了堆在灶门前的柴草引发了

火灾。火灾给我印象很深，后来听外婆说“穷灶门”，我嘴上不领情但心服了，烧火时会小心翼翼收拾柴草。

灶间一般还会放一个水缸。农村没有自来水时做饭都用河水，河水盛在水缸里，一缸水够全家用一天。而“富水缸”的意思就是水缸里要盛满水，因为除了做饭，一旦发生火灾，水缸里的水也可以立马派上用场。从前农村相亲，女方会到男方家看看灶前空不空、水缸满不满，来考察这户人家是否勤快。

虽然自来水已经通了多年，但老屋至今还保留着水缸。早已闲置的水缸落了一层灰，背阴处还长满了青苔，可我依旧觉得亲切，小时候家人用水瓢舀水做饭的场景历历在目。

老屋再老，也是我们的根。不久的将来，老屋就将变成一堆废墟，但它给予我的美好记忆，会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早春三月（外二首）

□ 俞锁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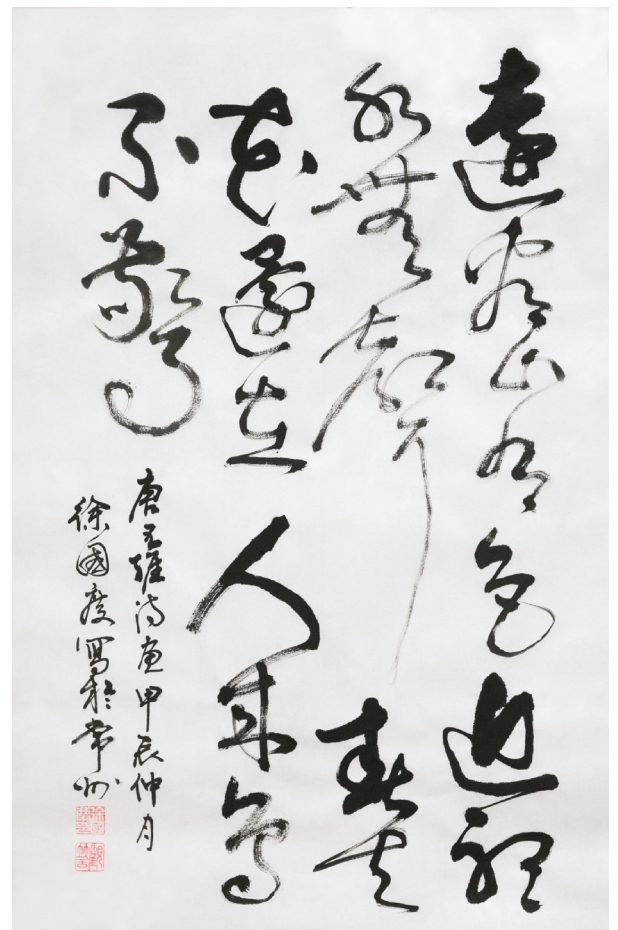
芳草萋萋三月天，
拂堤杨柳醉春燕。
蜂蝶忙碌众香园，
群童争先放纸鸢。

新天地公园之春

春和景明千枝艳，杨柳飘丝万重烟。
百般紫红斗芳菲，双飞燕子喜相恋。

淹城樱花

淡雅幽香十里景，灿若云霞饰古城。
花团锦簇入诗画，心旷神怡醉游人。



书法作品 徐国庆